

我们就在您身边

齐鲁晚报 2018.2.8 星期四 读者热线：96706

■走近坚强奶奶

见习记者 刘晓

凡事往好里想
生活才有盼头

零下7℃的冬天，没有生炉子的屋里比屋外还要冷。做饭的屋里，蜂窝煤排满了一面墙，刘登兰佝偻着身子，将一块渐暗淡的煤夹出来，再换上一块新煤。刘登兰用脚挪了挪这块还残留着温度的煤渣，将自己布满裂纹的手凑近烤一烤，她觉得自己就像这块煤一样：虽然已经不那么红火了，但还有一些温度。

她的人生本应该再红火几年：如果儿子没有眼疾，哪怕是个普通的农民；如果儿媳没有精神疾病，不用长得多么漂亮；如果孙子是个正常的胖小子，不用比别人家孩子聪明；如果老伴没有生病，能帮自己拿主意……可现实却是，用刘登兰的话说：“瞎的瞎，病的病，傻的傻，跑的跑。”她常常说着说着就要闭上眼睛缓一缓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
“这一家人是怎么过的啊，简直难以想象！”这是很多人看到刘登兰的故事后发出的感叹。“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祸不单行，这么多不幸叠加在一个家庭里，压在一个老人身上，真是让人没办法不动容。”刘登兰一家的不幸让很多人感慨。

如果说这些不幸是命运给刘登兰安排的对手，刘登兰并没有认输。“再难的日子都得过，总不能两眼一闭就不过了。”这是刘登兰挂在嘴边的话，像是在劝慰自己，却让听到的人更加揪心。“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能这么乐观，一般人很难做到。”看到刘登兰故事的读者这样评价。

刘登兰说，她从小就是一个乐观的人，“就像种菜，只要手脚勤快点，收成差不到哪儿去。”家里虽然破烂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，但刘登兰家的房子在村里都不算差的。年轻的时候，她和老伴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两层的房子也盖好了框架，“那时他（老伴）就像头牛一样，能干着呢，从来也不知道累。”随着儿子的眼疾越来越重，四处看病成了生活的重心，盖到一半的房子也被搁置了。“将来攒了钱房子再装修装修，孩子大了还得住。”刘登兰摸着还没有刷外墙的红砖说：“这样想着，心里便有了盼头。”

最希望孙子奥奥
将来生活能自理

都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，也是一个家最大的希望。在奥奥出生之前，刘登兰就将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，“他爸眼睛不行不能干活，他妈更是什么都不懂，我就盼着他们能生个健康的孩子，哪怕我一个人把他带大，至少将来这个家有个盼头。”

命运就是这样无情，奥奥生下来不久就被医生确诊为先天性智力发育迟缓。无疑，这样的打击对于刘登兰来说

5口之家有4口都是残疾人，这是一个残缺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家庭。70岁的刘登兰支撑起整个家庭，这是一位让人敬畏的母亲。再难的日子也要过，她没有向命运妥协。让孙子多识几个字成为有用的人，多卖点菜把村民集资买三轮车的钱还给大家……她的愿望简单到卑微，她的身体瘦小而柔弱，却在这个冬天成为很多人心中最高大的背影。

坚强奶奶的简单心愿

日子再难都得过 好人恩情永不忘



奥奥不在家时，刘登兰和老伴的餐桌上只有馒头、咸菜和粥。见习记者 刘晓 摄



刘登兰家里没有取暖的炉子，做饭全靠烧蜂窝煤。见习记者 刘晓 摄

是致命的。不仅“盼头”没有了，还额外增加了“负担”。但是刘登兰从来不觉得奥奥是个负担，“我就喜欢这个孙子，就算他在家里闹，这个家也有生气。”刘登兰说。

看着奥奥一天天长大，刘登兰没有别的期盼，只希望奥

将来能够照顾自己，“我要是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了，家里没有别人能照顾孩子，到那个时候，奥奥只能靠自己。”因此，布谷鸟特需儿童之家的老师来家访时，刘登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送奥奥去上学，“我就盼着他多识几个字，学点本领，将来不

会成为一个没用的人。”学校给奥奥免除了全部的费用，还承诺只要学校开一天，奥奥就可以一直去学习。刘登兰说，这是奥奥的福气，“这么大的恩情，希望他长大后能回报学校，回报社会。”

刘登兰也做着“两手准

备”。平时，奥奥不在家的时候，她和老伴的餐桌上只有馒头和咸菜，穿的都是别人捐的旧衣服，破了再补。好心人给捐的钱她一分都不舍得花，她要给这个家准备点急用的钱。冠心病、高血压、右眼视力低下……身上的病越来越多，她的心也越来越慌，“我是这个家的主持人，我走了他们可怎么办？孩子谁来照顾？”刘登兰喃喃地说着，心里却在计划着准备点急用钱，等自己走了，这个家也不至于挨饿。

不忘乡亲恩情
希望早日还车钱

在集市的最角上，剪着花白短发的刘登兰将一捆捆青菜整齐地摆好，等待着来往的行人挑选。右眼的视力越来越模糊，风一吹眼泪就顺着满是沟壑的脸流下来，她顾不上擦一擦。一旁的三轮车，老伴躺在车厢里，虽然身上盖着厚厚的军大衣，仍然冻得发抖。

卖菜，这是刘登兰唯一的生计。除了补贴家用，刘登兰卖菜还有一个“大目标”，她要还钱。当初，为了送奥奥上学，村民集资3000多元给刘登兰买了一辆三轮车，这一骑就是三年多。“我当时就说这辆车是借来的，以后一定要还，但是三年多了，钱一直没还呢。”这让刘登兰非常愧疚。

驮着老伴，自己视力又不好，刘登兰没法到太远的地方卖菜，“最远也就到三里五里地外的地方，再远了就不能去了。”为了多卖些钱，夏天的时候，刘登兰就背着绑成捆的菜，走上二里多地，到村头的卧虎山水库边上去卖，“夏天来水库游玩的人多，他们喜欢买些村民自己种的菜回去。”赶上周末，刘登兰就带着奥奥一起去，“很多人看我带着孩子，二话不说扔下钱就走，还有的人一块钱一把的菜，给我10块钱，菜也不拿就走了。”刘登兰总是追上人家，塞上一把菜，“自己种的，不算个钱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”

菜不多，刘登兰每集能卖二三十块钱，这些钱她一分也舍不得花，“有时候孩子想吃个肉包子，我舍不得给他买，他就闹，我告诉他这钱得攒着。”看着奥奥哭闹的样子，刘登兰心里舍不得，但是两块钱一个的包子她更舍不得。

“其实俺们从没想过让她还钱，咱也知道她家过得难，她哪有能力攒那么多钱。”村里人知道刘登兰要还三轮车钱，都说这钱不会再要，“她眼睛看不清，但是见了左邻右舍听声音就能认出来，离老远就打招呼，亲着呢。”村民都知道刘登兰记着大家的好。“平时谁家有事需要用到三轮车，她总是主动把车推来，她说这车是大家的，只是由她来保管。”村民们都知道，在刘登兰家里，三轮车是宝贝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所以骑了这几年仍然像新的一样。

“这些年，接受的帮助不少，但是从来没有东西能回报大家，夏天种点菜，大家也不要。”刘登兰摸着三轮车把，一遍遍地说，“大家都帮咱，咱不能忘了，这钱咱得还。”